

## 红船

■刘澍

这是一张掌心向上的手  
坚定地托住了一丛芽子

芽子从上海飘来  
从兴业路76号飘来  
娇嫩、孱弱，随时枯萎  
一路风尘，迷惘惶惑

甚至，有的踟躇，向后转  
不幸陨落

是的，嘉兴的南湖  
仿佛一只张开的手  
仿佛一片叶子  
一片荷花  
在蒙蒙的细雨中  
在炽热的阳光下  
在火红的人间七月  
点燃了希望的烟火

幽静的湖面  
红色的画舫  
定格在蓝天下碧水中  
是一幅画  
是一片绚丽的彩虹  
是一道风光无限的风景  
孕育着  
一道闪电  
一片惊雷  
一股滚滚的洪流  
一轮蓬勃的日出  
一个崭新的山河

是啊，红船是红色的摇篮  
一个伟大的党  
从这里诞生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从此，镰刀和锤头的队伍  
浩浩荡荡，斩浪劈波  
红船是一片红色的土壤  
一粒粒种子在这里萌发  
一棵棵芽子在这里茁壮  
手擎火炬，从这里出发  
仿佛南方的红木棉  
北方的红高粱  
跟随伟人毛泽东  
开辟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今天，红船风采依然  
红船精神依然  
中国号巨轮  
有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掌舵  
扬帆远航 一往无前  
乘风破浪 波澜壮阔

## 回家

■丁建华

农历六月十三，老家祭敖包，我们一家人回家凑热闹。

## 豌豆板儿

途中拐下公路歇息，居然碰到了大片的庄稼地，地里有刚吐穗的莜麦小麥，有金黄的油菜花，还有一大片豌豆。远远望去，豌豆地像是白色的海洋，这花随风起伏，煞是好看。走到近处，看见豆秧上挂着长长短短的豌豆板儿，我一阵激动，这些我童年无比熟悉的东西，好多年没见了呢！

我挑豆荚里豆粒大的摘了几个，像小时候那样剥开，把豆粒给罐罐，她吃了，没有我想象中的激动。我又给她示范怎样剥豆荚上的一层薄皮，她看着好玩儿，自己试试，剥不开，就跑去花丛里追蝴蝶了。

我自己剥一个尝尝，似乎没有小时候吃的感觉甜。这几个豌豆板儿没有唤醒我的味觉，却把我的记忆带到了好久以前。

听爸妈说，豌豆特别娇嫩，种过豌豆的地，第五年或七年之后才可以再种，不然会“犯重茬、隔茬、四六茬”死掉，所以我家每年只能种一小块豌豆，而且每年豌豆种子播下的时候，爸爸都会在他那个用了很多年的小本本上记下今年的豌豆种在了哪里。比如“东西垄靠北边20垄”。

等到豌豆开了花，我们这些孩子就离快乐近了一些。豌豆花有两种，一种是白色的，一种是粉色的，白色的花结白豌豆，粉色的花结狸豌豆（黑花的）。有时候我们耐不住，会趁大人不注意偷偷剥开花，看里面的小嫩芽芽儿啥时候才能长大。

终于盼到豌豆结了豆荚，我们每天都会去地里摘一大把，美滋滋地吃掉。当然，我们并不限于仅仅摘自己家的，那时，尽管家里都不富裕，但没有乡亲们阻止馋嘴的小孩子，我们只是被告知不许踩了秧苗。

豌豆再长得久些，每一个豆荚都

## 滦京杂咏

■元·杨允孚

元夕华灯带雪看，佳人翠袖自禁寒。  
生平不作蚕桑计，只解青骢备绣鞍。

## 赏析：红酒

杨允孚(约公元1354年前后在世)元代诗人。字和吉，江西吉水人。以布衣襦被，岁走万里，穷西北之胜。凡山川物产，典章风俗，莫不以诗歌记之。惠宗时，曾为尝食供奉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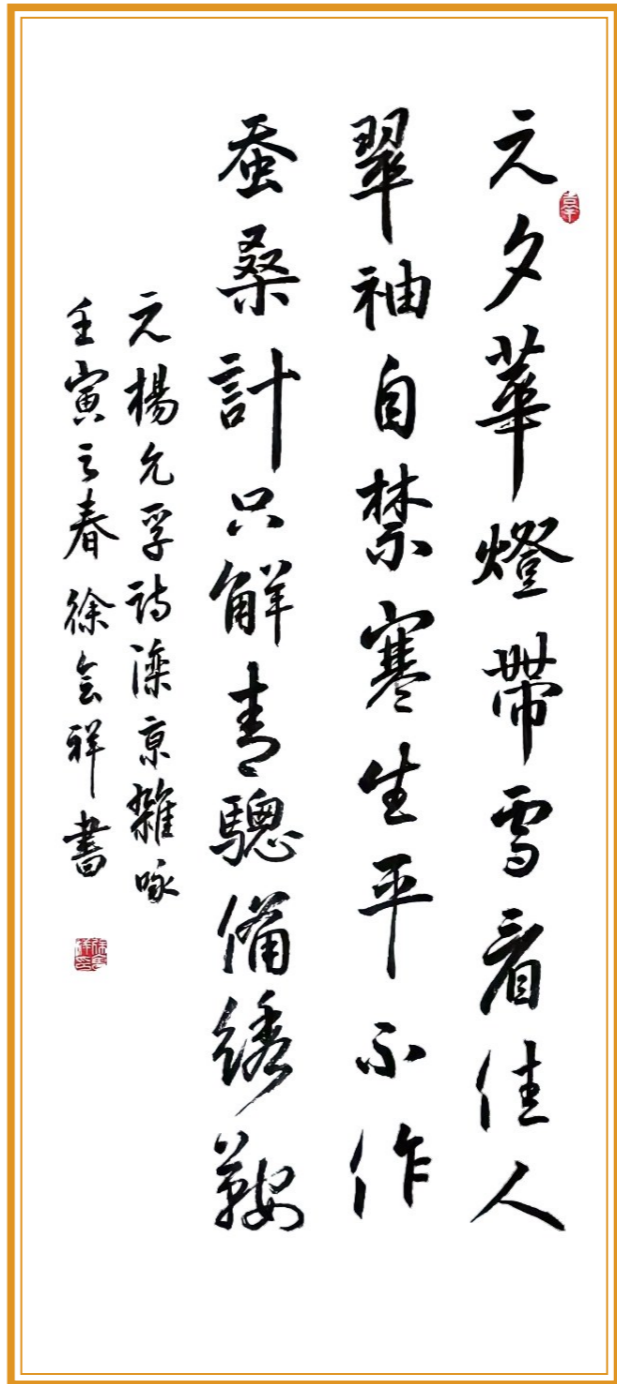
“元夕华灯带雪看”，这个元宵节有雪，如果赏灯就要在雪地里了。交代了时间和环境。这句话除了写实以外，也包含作者对丰收年的憧憬。俗语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预示着来年的好年景。“佳人翠袖自禁寒”。外面虽然是冰天雪地，室内那穿着漂亮服饰的女子却没有感觉到寒冷，她没有感觉到寒冷的原因，接下来开始交代。“生平不作蚕桑计，只解青骢备绣鞍。”这些女人们一生也没有从事过种桑养蚕的活动，或者说，她们没有做过纺织的工作，只知道给骏马绣制马鞍的活计。在外面飘雪的正月十五，这位蒙古族妇女已经开始制作马儿用的马鞍了。这一定是一个勤劳的人。

蒙古族居无定所，逐水草而牧的生活，实际上更多的是依赖妇女。曾有史料记载，她们还管理与修理大车，为骆驼装驮包，制作各种东西，短皮袄、衣服、鞋、靴与各种皮制品等。除了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缝补穿戴，管教子女，甚至迁徙时蒙古包的拆卸装运，到达新居地时搭建毡帐也由她们来完成。这首诗描写的正是典型蒙古族妇女的日常生活。

杨允孚作为元顺帝的近侍，曾多次参与两都巡幸活动。他还将纸笔墨砚放置于马车之后，闲暇时将元顺帝由燕京巡幸滦京的山川风景、沿途见闻，以及皇帝皇宫的饮食起居、生活等写成108首诗，编为《滦京杂咏》一书而传世。这些上京纪行诗从“存史言志”的角度来说，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是元诗研究的重要资料，像这样描写日常生活的诗，为后人了解蒙古族游牧生活的了解提供了重要依据。



水墨画 张玉柱



书法 徐会祥



是只进不出)。妈妈在地里干活儿还没回来，爸爸要用半碗玉米面熬粥，一个乞丐进来了，那个乞丐忘在我们家附近活动，大家都叫他“牛干儿手”。牛干儿手伸着手要米面，我爸说：“就剩这半碗了，熬熟了你喝碗粥吧。”

后来长大了，第一次读到《窦娥冤》和《西游记》中凤仙郡百姓遭难的章节，总忍不住想，我的老家歉收的三年是因为附近有冤情还是有做了错事的地方官？抑或是关汉卿秉承恩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才创作了那样的故事？

我还在絮叨，罐罐说：“你们的老家太没意思了，你们都没有老家，那时，我们都是鱼。”

“快说点好玩儿的！”我催促果爸。

果爸清了清嗓子，说起娃儿们百听不厌的段子“你太姥爷三岁放鸭，四岁放猪，五岁放羊，六岁放牛！”罐罐大笑说她也能放羊了。

家门口到了，我们在胡同口停车收拾行李的时候，罐罐已经飞奔进院了。

## 广场

晚饭后，果爸说带我去广场，走过短短的一条街，一家店铺门口，有四个人在跳广场舞，果爸说：“这是我们南店的时尚风向标！”

然后他带我去了学校操场，坐下来看对面的大前山，给我讲他从小到大的上过多少次。我的手机提示音响了，是没跟着一起来的果爸发来信息，我低头回复。果爸说“好好看看，别玩手机”

我逗他“这里又不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有啥好看？”“广场在哪呀？”我问。“这就是呀，有人来溜达的地方不都可以叫广场舞吗？刚才你没看见广场舞呀？”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他说是他的老师，大步走过去。我跟在后面，发现里面的一位焦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和果爸不是同学，却因为老师工作的调动，先后被同一个老师教过。焦老师抱歉地说他不记得我的名字了，

时间过去太久了。他甚至问我“我教你吗？”这个执着劲儿让我不禁想起他当年可爱的样子，那时，我初一，焦老师师范毕业教我们政治，他很羞涩，紧张的时候总是一遍遍捧着课本，讲一些不太好笑的笑话缓解紧张气氛。

期中考试，我们因为第一次接触政治学科，考得不好，老师为了安慰我们，尽量给我们多加分，多项选择酌情给分，我是课代表，帮着他一分一分地计算，第二天课上，他说“我们这次考试最高分是我们的课代表，88分”，我很激动。上高中学文科，才知道政治多项选择题的评分标准是“多选错选漏选都不给分”。我才明白焦老师为安慰我们自己制定了一个评分标准，很感动。

我想，大概我也有好多记不起名字的学生了吧！

## 纳凉

晚上，整个村子陷入了寂静，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说着家长里短，罐罐跑来跑去，时常打断我们的谈话。院子里灯很亮，吸引了许多飞蛾，果爸爷爷把门口的灯关掉，换了一盏台灯，并在灯下放了一盆清水，罐罐从没见过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的场景，来回跑着数数里有几只飞蛾。

我不由就走了神，忽的想起林语堂说过的“孤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蚊蝇，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

这个夜晚很温馨，感觉我们好像在外面呆了好久，洗漱完回屋睡觉，一看手机，才9点多，大概“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 鸡鸣

没有挂窗帘，加上换地方，我睡得不安稳，凌晨三点钟，就有微弱的光透过窗子进来，隔壁的公鸡大声啼叫，声音此起彼伏。我迷迷糊糊刚有倦意，心想着李白真是能吹牛，什么“半壁见海日，空闻闻天鸡”，这鸡哪等得到日出呀，老早就叫了！又想那周扒皮何必老早起来折腾，鸡起得已经够早了。还想起古时宫中报晓的“鸡人”也是这样一声一声没完没了的吗？……

想着想着，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

## 祭祀

果爸爷爷早早起来了，说因为疫情，赛罕坝敖包已经封路了，我们要到附近的敖包去祭祀。

## 写在解封当天（外一首）

■白磊

从梦中醒来  
才知道刚刚是睡着  
就看见阳光铺满了整栋楼房的山墙  
空气也由潮湿变得通透  
清洁工人正努力地打扫着路边的尘土  
那鲜亮的橘黄在视野中跳跃  
像彩虹遗落的孩子

小孩子睡得正香  
大人们也懒得起床  
任凭物业管理人员解开拦索清除路障  
即便他们再提着喇叭到处喊话  
也当成清脆的鸟鸣  
亦或是风掠过耳畔  
又落在低垂的柳叶上

人们不大习惯使用交通工具  
启动引擎就忘记排挡  
心里还惦记着鸣笛和叮方向  
女人们不去刻意梳妆打扮  
男人们也忽略了整理衣裳  
沿街店铺的们都敞开着  
古钰斋的老掌柜在门口抽着烟晒着太阳

朋友圈里涌出了湖光山色  
看看都是往年这个季节家乡的横样  
居家日子里没少翻旧相片  
端详着曾经路过的城市  
却想不出下一站该去哪里逛逛  
这些年就是这样  
心越是向往着远方脚越是伫立在地上

没有花花草草就什么都不用想  
壬寅仲夏的办公室里总透出一丝“秋凉”  
打开窗就有绿头火车嘶鸣着进站  
还有餐厨垃圾清运车的顿挫  
有人们吆喝着结伴  
有快递小哥电车忽然而过  
都在积雨云的天空里空旷的回响

## 二十四周岁在上海

总想寻觅一个地方  
让梦想起航  
于是就拎起行囊  
皮箱里都是母亲为你打理的衣裳  
那一身蓝色西装  
还没来得及熨烫

总想对接自己的理想  
让道路通畅  
于是就顺从着手机的导航  
地铁折叠的光影里都是“老车”和“分挺”  
那一双纤弱的脚板  
哪堪泊油路的丈量

总想借一束暖阳  
让自己坚强  
于是就做低调不羁的人  
提交的文案里都是“汗流浹背”辞藻  
那一抹期待的眼神  
有时也会由滚烫变成冰凉

总想挺起男人的脊梁  
让胸膛显得广大宽敞  
于是就找卧室演绎成厨房  
居家的日子里都是米面肉菜的“适意”  
那一缕轻柔的烟火  
悠长了岁月调服了疫情的恐慌

总想着自己成熟的模样  
让心念能闲游、彷徨  
于是在二十四岁生日这天  
在浦东阴雨的空气里“笃悠悠”滴许愿  
那如期的梅子黄时雨  
可应关照这满城风絮后的锦瑟流觞

拉羊的敞篷车走在前面，我们开车在后面跟着，我忽然问：“羊知不知道要去哪里？”

到了，我看车上的羊茫然地看着前方，莫名感到它很有英气。有一家人牵着羊绕着敖包走，按照风俗，要走三圈的，羊哪里肯呢？作为祭祀的贡品临死前还要任人摆布。

果果奶奶和另一些人在上香，神情庄重肃穆，我们不太懂，在后面看着。要杀羊了，我带罐罐去看花编花环，避开了。想想人真是虚伪，我不过是像齐宣王那样“不忍其觳觫”罢了，羊肉我是不拒绝的，我的所谓不忍之心那么有限。

经过果爸爷爷奶奶一上午的忙碌，羊变成手把肉端上了餐桌，桌上的蘸料里有新鲜的山韭菜花，还有两盘我们喜欢的菜——菜园里的白菜腌的咸菜，菜园里自己长出来的马齿苋。

## 返程

该回家了，我们和果果老叔老婶一路走走停停，采了许多野花，它们将在我的花瓶里美好一段时日。